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八

形七

武林道士楷伯方學

天地第五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哇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澹澹捐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為槩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問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貴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之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頰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

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必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整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營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混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郭註用時之所用者乃淳備也欲脩淳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矣不忘不墮則無庶幾之道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夫神全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淳備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於世此宗

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迷彼於此人若列子心醉於季咸孔子以其背今向古蓋為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徒知脩古抱樸之朴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夫真渾沌者豈以外內為異而偏有所治哉明白入素至以遊世俗者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彼世俗所識特識其迹耳

呂註能執古以御今則凡日用無非渾沌之術豈必天地之初哉彼以有機械者有機事機心而不知機心之所自生者未始有物則是識其一不知其二也知忘神氣黜形骸以斬道德之全不知行於萬物者無非道則是治其內不治其外也明白入素至以遊世俗即所謂廢心而用形者是也彼聞子貢之言始忿然而後乃笑宜其以機械為累而不肯為則不識不知乃所以為渾沌也此篇方論天德無為恐或者謂必無為如漢陰丈人然者則不可與經世矣故論真渾沌之術乃遊乎世俗之間

而不為累也矣

疑獨註播措然用力執前輕所以入水後重所以上水也機者動之妙處械者機見於器事者機見於為然皆起於心機事外也機心內也凡有諸外本於內心主中貴虛物不可雜色不可染故曰純白若機動於中則物得以雜色得以染故純白不備則精亂而神生不定神者所以載道也若夫不定則為物之所載矣吾非不知桔槔之械羞而不為耳自博學幸實名聲於天下不過期人之知忘神氣則無心懸形骸則忘我乃庶幾於道矣汝未能如此則身猶不治何暇治天下哉汝宜行矣無妨吾事天下一人言孔子不知復有夫人指漢陰丈人也孔子極高明之道子貢所不能知故見假脩至道而心惑之聖人之於事也無可無不可於功也無成無不成或用功寡而見功多或用力多而見功寡未嘗滯於一隅子貢之知孔子蓋孔子之鑿諸人間者耳故訝其令徒不然而見其神全

者聖人之道至於極致則同乎天矣故出則與民並行而民不知其所往芒昧乎其性淳其行備世之所謂功利機巧者皆出於人為此人心必忘之矣此子貢之心不明而以假聖人之道為真也夫聖人之

志無之無不之聖人之心無為無不為顧天下之譽亦非不顧天下之譽受天下之非亦非不受天下之非得其所謂得其言之意失其所謂失其言之意也然不顧天下之譽易不受天下之非難漢陰丈人非其志不之非其為不為則未能忘非譽故有所不顧不受也若聖人之性雖天行不加窮居不損及其應物則亦隨時而已今夫人之徒不以天下之非譽為增損未知其心果何如耶子貢未聞夫子性與天道之說故以彼為全德之人而自為風波之民若以夫子觀之則彼猶蹈一偏之弊也渾沌者離乎形氣數之強名術所以對道而言也執一而廢二樂內而忘外皆非聖人之全道明白則顯其白入素則不知矣

無為則顯無為復機則不知矣體性則與性合一抱神則不離於神以是而遊世俗與人為徒而不失其天若是者汝將因驚邪言汝亦不知而不欲也則真脩之與假脩可見矣

詳道註渾沌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視不以目而以神聽不以耳而以氣則機械何自而生聖人之於天下抱一以周萬遊內以應外人之所為不可不為器存所用不可不用則機械在物而不在心機事在時而不在械曠然與世偃仰莫知所以然而然則雖子貢之時使渾沌復作其能運天運人而不為機械乎機械之作特適其變使民不倦而已機械由於機心機心必虧純白是誠一而不知二治內而不治外此假脩渾沌者不免夫驚世之志也至人之於德不脩而物不能離脩渾沌之術其德固已淺矣又況假脩者乎

若虛註子貢謂為圃者托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是果與眾異邪功利機巧必

不入斯人之心矣非譽不受如渾沌也風波之民易動搖也渾沌自然備之則非真故云假也一謂體二謂用脩心者離境治外者同塵體性抱神以遊世俗此古之民也渾沌無家則鬼神莫識況於人手

高齋云機械器也用之則為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有機心則不能純一虛明神生不定不能抱靜主一所以不能載道也擬聖慕聖人於于自大貌獨絃哀歌言人不己知而自誦自說或比之擊磬於衛則非矣志神氣猶然聰明墜形體即忘己也汝能如此猶且庶幾不然身且不治何能治人卑陳慙慙項項自失貌託生於世雖所行與人同而自不知其所以往此人心中心必無功利機巧之事也譽且不顧況於毀手所言行於世曰得其所謂不行於世曰失其所謂風波言為世故所役而不定假大也渾沌即天地之初識其一所守純一也不知其二心不分也內心也外物也明白則可入於素無為則復歸自然之朴體性

全其性抱神與神為一言汝未知此道宜乎驚也

舍勞就逸人之常情聲名功利亦人所欲而世有棄至易而從至難甘黎藿而安陸沈者豈土木之身心而至是耶蓋見道篤而自知明立志堅疑有以勝之久則安則化矣此漢陰丈人所以恥機械而甘抱甕身吹竽而目雲霄也卒使善說辭者不能回其心易其操古長沮桀溺之徒歟此雖本於氣稟高深亦積學涵養之功何謂學昧其勝己者何謂養充其在哉者而已作色而笑笑當是答

諄諄將東之大壑適遇北風於東海之濱死風曰子將莫之曰將之大壑曰莫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北風曰夫子無意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諄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卑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乎挽頤指四方之民莫不

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載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悒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郭註行其所為因而任之使物為之則不化矣指揮頤躬而民各至其性任其自為故也共利共給而無自私之懷德者神人之迹故曰容又願聞其所以迹答以乘光乃無光故與形滅亡無我而任物虛空無所懷者非閉塞也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情復而混冥無迹也

呂註注焉不滿酌焉不竭則天府之富也北風不知其至無而供萬物之求故以為無意於橫目之民也官施拔舉不失其宜則非無意於高賢使能也卑見情事行其所為則非使人匿情而投迹者也行言自

為而天下化手挽頤指而民俱至則非以實勸罰沮也此聖人見於治而非所以為德德人者無思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其心未嘗不虛也四海共利共給之為悅則天下樂推而不厭也若嬰兒失母則不知所依若行而失道則不知所往財用有餘則四海共利之而已飲食取足則四海共給之而已此德人之容而非所以為神也秦守發光所以照也神則乘之以照而非先與形滅亡而已所以雖照而曠也致命則去故而復常盡情則離偽而居實萬事消亡致虛之極萬物復情其甚歸根混則合而為一冥則照亦忘矣

疑獨註水幾於道注不滿酌不竭其神之謂手欲其出而治民故願聞聖治言官則知技舉不失其職言能則知官施不失其宜畢見其情事則無有不當言行出於自然則天下俱化手指目顧遠民皆至言聖人出而為治也無思慮忘美惡以其無累於物也四海共利之之為悅非自給也嬰

見夫聖言無所恃行而失道言無所止財用飲食不知所從來言無求而自足也上神謂神之又神乘光則在光之上而乘之形影莫覩歸於無而已矣致命者莫之致而至盡情則性無不盡矣神人者命之已致性之已盡天地猶樂況於人乎況於物乎萬物各復其性命之情則與道為一故曰混冥首論聖治即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次論德人即大而化之之謂聖末論神人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治言其兼德人言其德神人言其道其實皆聖人之事也

詳道註以言則詳詳所以應物以道則芒昧所以冥物故出則言聖治入則言德神技舉而不失其能與技出公忠之屬同乎挽頤指四方俱至與投迹者眾同此謂聖治非以不治治之也無思無慮至飲食取足通神之道不過如此特以德人名之者德者神之體神者德之用盡其體者未必妙於用妙於用則必本於體此德人神人

之所以分也神於五行屬火火無常形乘物而有物存則光物盡則亡神之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而乘光照曠亦若此也

碧虛註大壑即東海注不滿酌不竭以喻道源無窮無所宜無所能不見其情行所不為者治之要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蓋不治者聖治之妙也無思無慮用心若鏡故四海顧共利給之嬰兒失母所託皆親也行而失道所向皆安也遊心於澹故物鏡而自至合氣於漠故腹充而忘知此有德者之容也上乘元氣之光乃無光也光既無矣形何有哉此謂照曠太虛一體也得天命則物情盡樂內忘外萬物復情各歸其根此謂混冥靜曰復命之謂也

屬齋云遊於大壑者言世間不足觀將觀於海也官施得宜技舉得賢盡見事事可為之實順而行之所行所言皆是自為不為人而為天下自然化之矣舉手隨所顧而指之民莫不應聖人之治天下如此居行靜動也靜動無心故不藏是非美惡即

是不惡善不惡惡也共給共利與人同樂之意若嬰兒失母行而失道言其無慮於人世有不得已之意財用飲食皆置之不問言其無心也上神言其神上騰出乎天地之外日月之光在下故曰乘光與形滅亡有身猶無身照曠大昭晰也致極乎天命盡其性中之情以天地之道自樂而萬事無累於我也復情復於實理復於實理則萬物與我為一混冥即渾沌之義

諱芒將之火墜蓋履世阻隘故慕其往酌不竭而欲遊焉花風疑其無意於民遂問聖治答以官施拔舉得宜盡能則在位者稱職道遠者得升政事之間畢見其人情事理而得以行其所當為行者言者皆出於自為而無矯揉之弊以誠格物天下惡有不化者哉手挽頽指達民皆至則近者可知此聖人之治效也繼問德人答以居無思行無慮言其動靜無心美居自限四海之民有未得其所者皆顧利給悅安之則修之天下

其德普矣若嬰兒失母行而失道皆視民如傷之意財用有餘儉則常給飲食取足充勝而已不知其所從來言未嘗著意於財食而自供其用蓋本於利給天下之所致也此德人之容儀見於外而可觀者而非其實所謂實則有不容聲矣又問神人答以上神乘光所謂遊於大明之上是已與形滅亡所謂入於窈冥之門是已此言神人出陽入陰變化莫測也上神神之至極乘光凌虛躡景之義蓋非虛則不能發光非曠則不能容照也必至於已之命斯能盡天下之情天地之樂從之民心可見天親天聽亦猶是也萬事銷亡本於我無為而已使萬物各復其本情是謂混冥混冥則我亦忘矣既於物乎論神人而結以混冥此又明其所以神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樂殤也充而施鬻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然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郭註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均治則願各足復何為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為君哉且天下皆患亂故求虞氏之樂操藥脩父其色然然明治天下者非以為樂也夫至德之世賢當其位非尚之也能者自為非使之也上如標枝出物上而不自高下如野鹿放之而自得也其義仁忠信率性自然非由於知蠢動相使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主能任其自行故行無迹事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

呂註有虞氏以亂而後治之則武王亦以亂而後治之執不以天下為事而有不及

哉故有虞氏之藥瘍也充而施也病而求賢則是亂而後治之也操藥備父其色然道不至於兼忘而六親不和有孝慈固聖人之所羞也則有虞之治亦豈得已而謂過於武王哉自其迹觀之雖伏羲燧人猶不得為至德之世自其心觀之則虞氏武王之妙處乃所謂至德之世也以其無為故無名無名故行無迹而事無傳孰得擬議於其間哉

○疑獨註莊子之意欲知太古之世使人各安其性命之情若堯舜治天下之道皆續批錯餘非所貴也民有亂者有虞氏以仁義治之猶藥之治瘍也也者所以無髮醫者所以攻有病皆非任其自然亦猶亂而求治也操藥備父其色然然世人以為孝而聖人羞之者主天道而言所以救人道之弊也夫至德之世不尚賢則人不爭名不使能則人不爭藝操藥無情於在上而自在上野鹿無情於在野而自在野端正者義之本相愛者仁之本仁義者端正

相愛之名迹也實者忠之本當者信之本世俗所謂實當者求忠信之名耳蓋至德之世以仁義忠信與性為一體未嘗離而求其名迹也蠢動而相使言各任其性交相使役不以為賜亦適然耳行而無迹事而無傳無意於行事故也

○詳道註焉之為患非疾之為患患之淺深雖殊其實於藥一也五帝之世非三王之世世之淳清雖殊其實於治均也由此觀之其可以奔之藥瘍為是武王之藥疾為非乎莊子以治天下者為孝子以天下為慈父尹文以已為弟子以天下為先生蓋以天下為心者未嘗不自早以專人然後得天下之觀譽也然與官然喪其天下者異矣

○碧虛註丹朱不肖有仁聖威明以代之殷紂殘惡有載定禍亂以代之皆非恬然均治也豈首有病重華以仁義之藥治之病而求醫亂而求治豈良醫孝子所願聞邪不尚賢故無爭不使能故無敗上如操藥

之無心下如野鹿之自得此亦感召之理有表則義見焉有情則仁出焉有詐則忠顯焉有疑則信彰焉無上四條則下四事亦亡矣蠢動之相使役物情自然不以為賜也無迹無傳不以為特異也

○腐齋云滿稽以征伐不及推遲因無鬼之問又併與有虞氏非之言天下皆願治因有虞氏治之而反以為累無虜何用藥不充何用皂不病何用醫孝子為父操藥其色然然不若父之無病也備慈父與益同進也復羞之恥也至德之世舉世淳一未有賢能之名故不尚不使操藥枯枝與野鹿皆無情無欲之喻端正修身相愛相親也端正而下四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信之名也蠢動有生之民相使相友助賜猶思也無迹無傳言當時未有是非毀譽之事也

○唯其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名唯其堯子不肖然後有禪舜之舉蓋有揖遜於其前必有征伐於其後者亦猶有瘍

而後有藥有禿而後施豈有病而後求
賢也夫孝子情樂此分內事而聖人羞
之者謂不若父無病之為愈也況以征
伐而求治者乎故引至德之世以明末
俗之澆薄親人去彼而取此也以其不
尚賢不使能故能如標枝如野鹿標枝
樹杪之枝居高而不知其為毒也端正
應是相正考下文可見此四不知乃所
以同歸於道俱化於兼忘之域仁義忠
信特世人分別之迹耳蠢動指淳朴之
民相使而不以為賜友助而無責望之
心也行而無迹即鳥行無章事而無傳
則所過者化此其所以為至德之世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九

武林道士 稽首 學

天地第六

孝子不說其親忠臣不詬其君臣子之盛也
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
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
肖臣而未如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
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說之人也
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專於君邪謂已導人則
勃然作色謂已說人則憐然作色而終身導
人也終身說人也合譬辭辭聚眾也是終始
本末不相生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
世而不自謂導說與夫人之為徒過是非而
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
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
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
致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惑者勝也
而今也以天下惑于雖有折鬱不可得也不
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鬱華則嗔然
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出

俗言勝也以二垂聽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
也以天下惑于雖有折鬱其庸可得邪知其
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
不推不推誰其比愛屬之人夜半生其子遽
取大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

郭註以君親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此直違
俗而從君親故俗謂其不肖耳未知至當
正在何許俗不為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不
謂之詭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在
於從俗是以聖人未嘗隔異於世必與時
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背俗而用
我哉世俗遂以多同為正故謂之導說則
作色不受而終身導說亦不問道理期於
相善耳夫合譬辭辭應受導說之罪而世
復以此得入以此聚眾亦為從俗者但不
見罪坐也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聖人
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
故隨而任之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向至道
之情而終不可得免奔涉武隨時而已故
大聲非委巷所尚俗人得噴曲則同聲動